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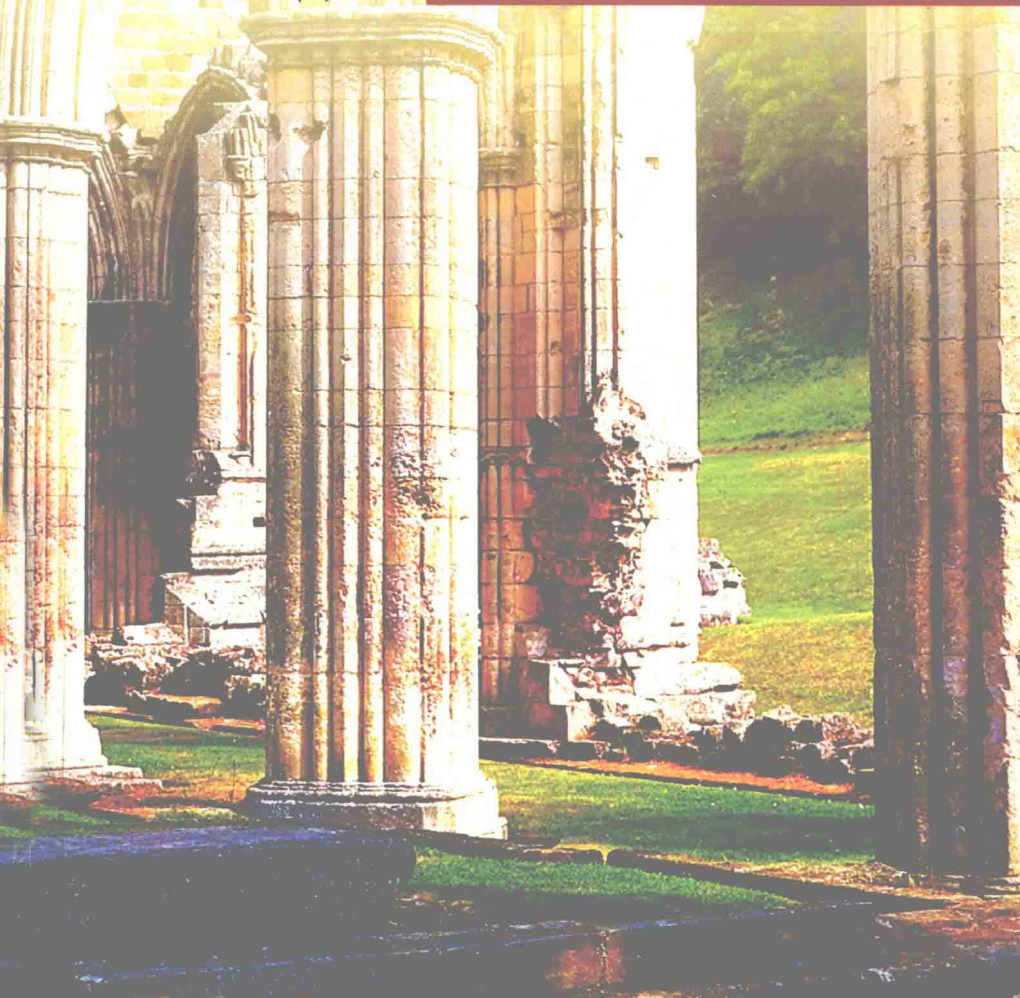
教育部推荐中学生必读书

名人传

Ming ren zhuan

[法] 罗曼·罗兰

时代文艺出版社



VIES DES HOMMES ILLUSIRES

名人传

Romain Rolland

[法] 罗曼·罗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Rolland, R.) 著; 李岳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7

ISBN 7-5387-2023-5

I. 名...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贝多芬, L. V. (1770~1827) —传记 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1564) —传记 ③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 —传记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752 号

名人传

作者	(法) 罗曼·罗兰
译者	李岳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 mail	shidaiwenyi@126.com
印刷	长春市南关区文教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贝多芬传

原 序 / 3

初版序 / 5

贝多芬传 / 7

贝多芬遗嘱 / 29

书信集 / 32

思想录 / 42

米开朗琪罗传

原 序 / 47

导 言 / 49

上篇 无休止地战斗 / 56

下篇 舍弃 / 86

尾声 死 / 115

托尔斯泰传

原 序 /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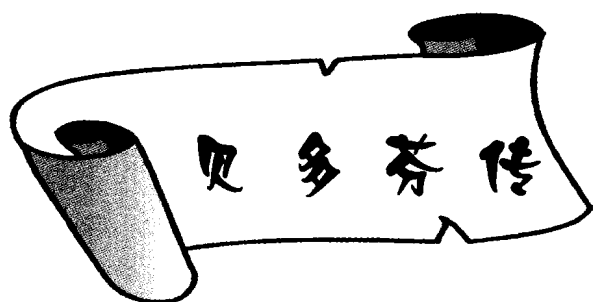
罗曼·罗兰致傅雷书（代序） / 124

托尔斯泰传 / 126

关于托尔斯泰的遗作 / 211

托尔斯泰在亚洲的影 / 216

托尔斯泰去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 226



原 序

二十五年前，我开始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当时我没想到要写什么关于音乐的作品。一九〇二年，我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了破坏又有创新的年代。我离开巴黎，来到我少年时的朋友贝多芬那里歇息了十天，他曾在人生的旅途上多次帮助过我。我独自来到了他的家乡波恩。我又找回了他的身影，又重新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们，或者说，我在科布伦兹的韦格勒的后辈们的身上又找回了韦格勒夫妇当年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了指挥贝多芬作品的权威——魏因加特约指挥的一场大型的贝多芬交响音乐会。当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向他诉说了我的悲哀。我刚出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做了洗礼。我带着他的祝福重新回到巴黎。得到了鼓励的我，与人生重新和好之后，在旅途上用歌声向上帝表达病愈者的感激。

这部作品最早是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感谢曲是后来经贝玑公诸于众的一个小册子。这本书传出了朋友的范围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事。不过“不同的人命运就会不同……”

请原谅我对这些细节的叙述。可是对于那些想在这曲颂歌中寻求运用严肃的史学观完成深奥杰作的人们，我应该有所回应。我对于音乐所担负的不同凡响的义务，在《韩德尔》以及几部有关歌剧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但《贝多芬传》绝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它是为受伤而绝望的心灵写的一首歌，是经历了生与死的磨砺而获得新生，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振奋之后而对上帝的感激之曲。我知道，救世主已因我而改变，但每一种信仰和爱情的行为都是这样的。我所写的《贝多芬传》也是这样。这本小册子因大家而交上了它从未料到的好运。那时候，几百万的法国人民，一代受压迫折磨的理想主义者，都十分急切地盼望着解放的消息。当贝多芬的音乐中发出了这一讯号时，他们转向他。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些交响音乐不会不记忆犹新，好像在弥撒中演唱《神之羔羊》时的教学——谁都不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献祭的那痛楚的面容在它的启示下享受光辉照耀。今天的人们已经疏远了那些昨日的人了（不过在

日的人们与在明日的人们也许会走得更近)。很多处于这个世纪初的人们已消失了：他们及他们最优秀的儿子，因战而消失了。在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中他们的形象得到了保留。这部由一个孤独的人亲笔写成的作品，在无意中与他们有惊人的相同之处，而被他们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这本由一个名人所著的小册子，在离开一家小店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到了社会上流传，它当然不再属于我个人所有了。我又把这部书重新读了一遍，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也不想再修改了。因为我有责任使它保留原貌，保存伟大的一代的圣洁形象。当贝多芬诞辰之时，我怀念那伟大的一代，同时极力称颂它杰出的同伴，还有教会我们如何生死得正直与诚挚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初版序

凡是因行为而遭受灾难的人，必定是善良而崇高的人，对这一点，我愿作证。

——贝多芬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讲话)

我们生活在四周凝重的空气中。身为第一的欧罗巴昏迷在浑浊和腐朽的氛围中。庸俗的物质主义思想的压制，扭曲了政府与个人的行为。在圆滑卑微的自私自利的氛围中，人类无法自由自在地呼吸，社会最终将窒息而死。——都打开窗户吧！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难困苦的。尤其对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来说，那是一场无终止的争斗，一般是在孤独与寂静的环境下展开惨烈的、没有光明和幸福的争斗。他们身上担负着贫苦、每日的烦恼，还有沉重和愚笨的劳作，这些对他们的精力消耗是有害的，没有任何希望，看不到欢乐的光芒，他们多数彼此隔离，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在患难中甚至连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安慰都不存在。他们只有求助于自己，但有时即使最坚强的人，也免不了在困境中跌得很惨，他们也只能向一位朋友请求帮助。

为了以示对他们的援助，我集结了一群英雄的友人在他们身边，那是一群伟大的英雄，因为善良而受难的心灵。这部《名人传》是受难者的礼品，而不是对野心家骄傲的诉说。在现实中谁都是受难者。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接受我们奉献的神圣的痛苦的油膏吧！我们在战斗中并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的黑暗被神圣的光芒照亮了，就算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两束最圣洁的火焰——正义和自由。即使他们不曾驱散浓密的黑暗，这对我们的未来之路也多少做出了指点。跟随他们，跟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孤独的奋斗者的脚步吧。为了让英雄的民族获得新生，就毁灭了这时间的阻碍了吧。被我称之

为英雄的那些人，是在伟大的心灵上，而并不是只以思想或力量称霸。就好比这些人中将要被我们描写其生涯的最伟大的人所说的：“我想没有什么比仁慈更优越的了。”伟大的品格产生伟大的人物，甚至伟大的艺术家和行动者；时间将会让这些所有空虚的、与卑下的群众相匹配的偶像毁掉。是成功是失败又有什么关系？也许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伟大才是焦点。这部传记中，所记述的都是在长期的苦难中煎熬的人物。或是他们的灵魂，因命运的悲惨而受着精神与肉体双重的折磨，经历着贫苦与疾病的考验；或者是，眼看着同胞在惨淡的生活和破裂的内心中，忍受着无名的羞辱与灾难。他们的生活中永远都有着不幸；与其说他们因毅力而变得伟大，不如说他们因灾难而变得伟大。正因为如此，不幸的人们呀！你们身边有人类中的精英，因此不用太过于怨叹。我们从他们当中汲取勇气而为养料吧，让我们过于衰弱的头枕着他们的膝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会被他们抚慰的。

一股明朗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河流般从这些圣洁的心灵中奔涌而出。甚至在他们眼中和举止中都可以感觉到生命从来没有像身处患难时那么伟大、充实和幸福。我们甚至不必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研究或聆听他们的声音就可得到这种充实和幸福。这一英雄队伍中惟一值得给予首席称谓的人是贝多芬，因为他不但坚强而且圣洁。他甚至在痛苦中也希望其他受难者能得到他的支持，这位获得胜利的普罗米修斯，经过了多年超人般的努力，跃过了人生坎坷与挫折，在他完成了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在回答一位向他提起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们啊，你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他的这句豪言壮语中我们应该能得到一些东西。

贝多芬传

全力行善，钟爱自由，切莫欺妄真理——
即便为了王座。

——贝多芬
(一八九二年手册)

他身材矮小肥胖，看上去很健康，天生一副运动家的体格。宽阔的脸庞呈现土红色，他的皮肤到晚年才变成病态般的黄色，特别是冬日里，当他待在屋里离田野远远的时候。他额角凸起，显得十分宽阔。一头浓密得与众不同的黑发，好像从没有受过梳子的洗礼，处处倒立，更甚于“梅杜萨头上的乱蛇”。一股浓重的威力在他眼中燃烧着，这让所有与之谋面的人感到震撼；但其间微妙的差别是大多数人所辨认不出来的。因为从这双嵌在他深褐而惨烈的脸上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粗犷而狂野，这让人们误将它本身的灰蓝认做是黑色。平日里这双眼睛细小而深陷，只有在高兴或激愤的时候才张得大而有神，在眼眶中来回地旋转，那才是它们思想真谛的绝妙反映。他的眼神总是忧郁地凝望着天空。宽阔的鼻子显得短而方，竟与狮子的长相无不相同。嘴巴细腻，但下唇往往显得比上唇突出。结实的牙床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破。他的脸因左边下巴上的一个深深下陷的小窝而显得怪异不相称。就像莫舍勒斯所说的：“他的笑容美丽动人，谈吐间的神气显得可爱而令人愉悦。”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笑却不带任何愉悦的气息，它是粗犷而狂野的，丑陋的，而且时间极短——那种笑来自于一个不习惯欢愉的人。他总是神情抑郁，表现出“一种无药可救的忧伤”。在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曾经说过，当他见到“他柔情的眼睛和强烈的苦楚”时，他必须全力以赴才止得住眼泪。一年之后，在一个酒店里，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偶然碰到他，当时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里抽一只长烟斗，这种习惯是他接近死亡时日积月累养成的。有一个朋友对他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脸上带着悲伤

的微笑，接着像聋子似的用尖利的嗓音教人家记下自己想说的话。——他的脸色变幻无常，这种变化有时发生在他弹钢琴的时候，有时则发生在他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他的这种面部表情的突然变化，有时候，甚至让过路的人大吃一惊。“忽然间他脸上的肌肉突起，血管鼓胀，粗犷而狂野的眼睛变得更为恐怖，嘴唇颤抖，好像一个魔术师反被自己召来的妖魔打败了一样”，那种表情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曾说他与“李尔王”无不相同。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一所位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破屋子的楼上。父亲是一个男高音歌手、一个愚蠢而嗜酒如命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厨子的女儿，曾经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和贝多芬的父亲结了婚。

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艰苦的，他没有享受过像莫扎特那样温暖的家庭。从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惨烈而残忍的战争。为了拓展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父亲拿他当神童一样四处炫耀。从四岁起，他就被迫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钢琴前坐着，或是被关在屋里和一架钢琴待在一起，差点因繁重的练习而累死。万分幸运的是，他还不至于对这门艺术产生永久的厌恶感。为了促使贝多芬学习，父亲只能使用暴力。少年时代的他就开始为经济问题操心，每天都要为怎样获得面包而做打算，这份重任对他来说来得实在太早了些。十一岁时，他成为戏院乐队的一员。当大提琴手那年他刚满十三岁。他所热爱的母亲在一七八七年去世了。“对我她是多么慈爱，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多么值得我爱戴呀！我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幸福。”她死于肺病。贝多芬经常怀疑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他甚至经常性感到疼痛，还有残忍得更甚于病魔的抑郁。十七岁那年他成了家庭的支柱，担负着教育两个兄弟的重任。由于父亲酗酒成性，无法支撑门户，他只得满心羞愧地向父亲提出退休的要求——人家担心他父亲过度挥霍，把养老金交给儿子领取。他的心灵因这些令人悲愤的事实而深深受到创伤。后来他住在波恩的布罗伊宁一家那里，才寻觅到了一个亲密的依靠。那是小他两岁的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他向她教授音乐，引导她踏上诗歌之路。她成为他童年时

的伙伴。或许在他们之间有过极为温馨的情意。后来埃莱奥诺雷和韦格勒医生结了婚，他也同贝多芬建立了很深的友情，他们之间那种纯真恬美的友情一直维系到最后，那是在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往来的书信中看出来的。当三人都步入晚年的时候，有着极为动人的情爱，心灵上的年轻决不比当年逊色。

尽管贝多芬有如此悲惨的童年，但他永远保持着对这个时代以及打发这个时代的一种柔情而悲凄的回忆。他被迫从波恩离开，去了维也纳。他却从来都没有将莱茵河畔的故乡遗忘。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呼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就像富有人性似的那样生动，仿佛一颗流淌着无数思想与力量的巨大灵魂；况且莱茵流域中再不会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细致的波恩所具有的美丽、雄壮和温柔了，它浓阴密布、鲜花遍地，受着河流的冲击与爱抚。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他少年心中的梦境也在这里形成了，——慵懒的洒满露水的草原，雾气笼罩下的白杨，茂密的矮树丛，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岑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地，懒散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遥遥望去，天空被蓝色的七峰刻出严肃的侧影，古堡的废墟矗立在上面，显出一些瘦削而怪异的轮廓。他以永远忠诚的心灵对待这片故乡的热土，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想再见故园一面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我的故乡，我美丽的出生地，在我眼前始终是美丽动人的，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是一模一样。”

波及到整个欧洲的大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被攫住了。众多新的思想集中在波恩大学。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进入了这所学校，跟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学习德国文学——他将是下届莱茵州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的时候，施奈德在讲坛上情绪高昂地朗诵了一首诗，激起了学生们如痴如狂的热情。到了第二年，他又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当战争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波及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来到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来居住。他在路上碰到黑森军队正向法国进军。这时的他被爱国情绪鼓舞着，在一七九

六与一七九七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有关战争的诗篇谱成乐章：一首是《行军曲》；另一首称为《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但他颂扬大革命的敌人是徒劳的：大革命征服了世界，贝多芬也被征服了。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之间有着冲突，贝多芬却仍和法国人有密切来往，如和使馆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通过那些谈话，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更加肯定了，这股情绪的迅速发展可以在他往后的生活中看得到。

施泰因豪泽这时期给他画的画像，把他当时的容颜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一幅像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相比，与俊朗的拿破仑画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一样，那张严肃的面孔，燃烧着野心勃勃的波拿巴式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非常年轻，他头颈因瘦削的、笔挺的高领而僵直，一副高傲和紧张的神情。仿佛他很年轻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在一七九六年于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尽管身体不好，但我的天才最终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到了吗？……就是这一年，应该显现出来整个人。”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责备他神情傲慢，举止粗俗，态度忧郁，口音极为浓重。可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他给韦格勒信中描述他的成功时，头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看见一个朋友陷入困境，假如我能给他帮助，我坐在书桌前，瞬间就可以解决他的难题……这多美妙。”他又接着说道，“我的音乐应当是为可怜人服务的。”

但是痛楚已敲响了房门，一旦来到他身上就永远不会离开。在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间，他饱受着耳聋的折磨。耳朵嗡嗡作响昼夜不停。他的内脏也剧烈地受着痛苦的折磨。听觉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年对别人隐瞒着这件事，连对最亲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为了使这件事不会被人发现，他不与人见面，独自承担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了一八〇一年，他无法沉默了；他绝望地对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两个朋友说：

“阿门达我的亲爱的、善良的、诚挚的朋友……我多希望你能常与我在一起！你的贝多芬实在太可怜了。我的听觉，已经大大下降了。我已感觉到不便，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没告诉你，然而此后情况越来越糟……还可能痊愈吗？虽然我希望

如此，可这希望是十分渺茫的，这种病治好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凄惨的生活我有过，躲避我所有爱的人，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找寻栖身之地在悲凄中隐忍！尽管我曾发誓要超脱这种灾难，但这又谈何容易？……”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过着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开所有交际，因为我不能和人说话，我聋了。如果我不做现在的工作，也许还可以，但对于我这一行业，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会怎么说，他们有相当可观的数目！……在戏院里，我不得不坐在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明白演员的说话。我的座位如果稍远一点，连乐器和歌曲的高音我都听不见。……人家低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大声喊叫时，我万分痛苦……我时常诅咒我的命运……普卢塔克教我要忍耐。我愿向我的命运发出挑战，只要有可能，但有时我竟成了上帝最可怜的创造物……忍耐是多令人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只能是我仅有的选择！”

在当时一些作品里，贝多芬表现了这种悲剧性的痛苦，如第十三号的《悲怆交响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年）中的之三奏鸣曲中的 *Largo*（广板）。但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忧郁的，还有很多欢愉的乐曲，如《七重奏》（一八〇〇年），清澈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年），都反射出一种青年人才有的天真。毫无疑问，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让心灵适应愁苦。然而它是那样急需欢乐，它自己来制造欢乐，当它实际不能欢乐时。当“现实”过于残酷时，他就选择在“过去”中生活。短时间是无法磨灭以往美妙的岁月的，当它们不存在的时候，还会持久地闪耀光芒。在维也纳单身一人遭难的时光，贝多芬便在故乡的回忆里躲避起来，那个时期他的思想都带着这种印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Variation*）*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曲。《第一交响曲》也是一部赞颂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的诗篇对着梦境微笑。它是愉悦的，懒洋洋的，有取悦于人的欲望和希望在其中。但在某些段落里，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演奏里，在圣洁的 *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怎样兴奋地与未来的天才目光对视在充满着青春的脸上。

那是在《圣家庭》波提切利中所描绘的幼婴的眼，他的悲剧性的未来从中可以看见。

有另外一种痛楚，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韦格勒说贝多芬一直怀有激昂的热情。那些热情仿佛永远纯洁。在热情与欢娱之间，没有一点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不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因为是他们不知道何为热情，也不知道热情的珍贵。或多或少有些清教徒气息在贝多芬的心灵里；他非常厌恶粗俗的谈吐与思想；对于神圣的爱情，他怀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觉得莫扎特不可原谅，因为去写《唐·璜》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他的密友申德勒认为“他一生保持着童贞，从来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而需要进行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注定要做爱情的牺牲品的，受爱情的欺骗。他的确像所说的那样。他不停地爱，如痴如醉，他不时地幻想着幸福，却立即幻灭，接着而来的是忍受凄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富灵感的来源，应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抵抗的轮回中去找寻，直到一定的年纪，他的激情才渐渐平静在凄惨的隐忍中。

一八〇一年，他为朱丽埃塔·圭恰迪妮而热情，她闻名于世，因被他题赠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〇二年）。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和别人交往也频繁了起来……这是因为一个可爱的姑娘的魅力而起的变化。她爱我，就像我爱她那样。这是我两年来第一个幸运日。”可是他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第一，因他自己的残疾，这段爱情显得极其突出，由于处境困难，他没办法娶他心爱的人。其次，让贝多芬苦恼万分的是圭恰迪妮风骚，而且稚气、自私。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是摧残心灵的刺激，尤其像贝多芬，在身心已被病魔折磨得非常虚弱的时候，更有被狂野的激情完全摧毁的危险。似乎到了摔倒的地步。他一生中的惟一一次，他亲历了一个绝望痛苦的时期，从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可以看出，这些遗嘱上注了“等我死后拆开”的字样。这呼声痛至极点，也代表了反抗。我们不由自主产生怜悯，他几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只有他顽强的精神在支撑着他。对病情的康复他丧失了最后的希望。“甚至失去了一向支撑我的卓越的勇气。

噢，哪怕一天也好，让我享受真正的欢乐吧！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深幽的欢乐之声了！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和她再次相遇？……难道永远都不可能？——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将近死亡的倾诉。但令人吃惊的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坚毅的个性使他绝不会在困难面前轻易倒下。“我的体力和智力发展很快……是的，我的青春，我能感觉得到青春刚刚萌发的活力。我知道我的目标，虽然我不能确定，但每天我都接近它一些。……噢！如果不再受这疾病的困扰，我会拥抱世界！……一点休息也没有！我不知道除了睡眠以外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的我却不得不花费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来试着睡眠。多么希望我能从病痛中走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转换的这些爱情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痛苦、意志以及内心的悲痛，都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中表现了出来：附带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第二十六号作品）；《幻想奏鸣曲》——通常称《月光曲》（第二十七号第二作品）；作品第三十一号第二奏鸣曲，——其中有的犹如一场伟大而凄美的独白的戏剧；——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提琴奏鸣曲》（第三十号作品）；第四十七号作品的《克勒策奏鸣曲》；为格勒特的词句谱写的六首壮美惨烈的宗教歌曲（第四十八号作品）。在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他的意志十分明显地占了上风。一种不能抵抗的力量把抑郁的情绪一扫净光。生命的燃烧宣告了乐曲的结束。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无法挽回的灾难，他充满着渴望，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

在这些作品的好几部中，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非常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 *Allegro*（快板）的终局内已表现很明显，特别是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英勇悲壮的气概。这种特殊音乐的战斗性，使人想象到产生它的时期。大革命已经波及到维也纳。贝多芬也被鼓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好朋友中，兴致勃勃地谈论时局，用天才的聪明进行判断，目光犀利而准确。”他同情革命党人。在他生命的后期最熟悉他的申德勒说：“他热爱共和制度。他主张无限